

绪论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以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科学总结，是人类以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果的光辉结晶，是当今世界最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为了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于哲学的一般性问题、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有个初步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哲学的性质和对象

什么是哲学？这是哲学史上最引人入胜而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①哲学正因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或“缺点”才成为人类精神活动中能够长久地激发人们的惊奇和探索欲望的一个部门，同时又成为备受人们责难和非议的一门学科。

尽管如此，总结人类已有的哲学思考成果，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对于哲学本身的比较稳定的认识。

（一）哲学是智慧之学

从词源上考察，在西方，哲学英文为 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文的 Philein 和 Sophia 两个词演化来的。Philein 是“爱”的意思，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 页。

Sophia 是“智慧”的意思。两个词结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赫拉克利特指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不是一门具体的技巧、知识，而是一门高贵、神圣的求知之学，人们是由于对外部事物和自身境况的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其目的是为了解惑和求知。^①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哲学的含义也是智慧。《尔雅》释“哲”字说：“哲，智也。”《孔氏传》中说：“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19世纪日本学者西周首次用汉语的“哲学”概念来表述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1896年前后，中国近代思想家黄遵宪将这一表述引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接受。

因此，从词源上看，哲学可以说是智慧之学，是人类对智慧的不断追求，是对智慧的持久的激情和思考。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是“现世的智慧”^②。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并非一些人所想像的是一门包罗万象、可以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知识体系。知识和智慧是有区别的。知识是一种认识成果、理论体系，智慧则是怎样获得、理解、运用并发展知识的方法、能力；作为知识，一般总是后人超过前人，作为智慧，则可以不断地启迪后人。哲学家不能没有知识，但仅有知识并不能够成为哲学家。马克思说过，对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26、52、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4页。

于哲学思维而言，重要的不是提供某种现成的答案，而是不断地向人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以推动人类的思想、文明向前发展。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是帮助人们检验疑团。康德也认为，自己不是在教哲学，而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

哲学也不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枯燥乏味的教条。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家似乎都是一些躲进“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闲人”。其实，哲学所以产生并有魅力，就是基于人类探求未知世界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这是一种追根究底地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渴望，是一种探索宇宙奥秘和洞悉人生意义的渴望，是促进历史发展和提升人类境界的渴望。哲学熔铸着哲学家对人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的深沉思考，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活动及其成果的评估，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因此，哲学不是超然于人类生活之外的玄学，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冷冰冰的逻辑。哲学既是爱智的激情，又是爱智的结晶。如果说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曾经有过僵死的刻板的，对人的生存、发展和境况漠不关心的哲学，那它肯定不是好的、真正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智慧”而是体现人类对待全部智慧的一种态度，即对智慧的“爱”，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对真理的探索。哲学并不就是某种放在书架上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教科书，而是一种活动，一项事业。在古希腊，思想家们是把哲学当作人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来看待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考察（深思熟虑）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生活”，这里的“考察”指的就是哲学考察。他反对称哲学家为有智慧的人，而自称爱智慧的人。我们学习哲学，自然也不能停留于熟记其中的某些原理、观点，而是要学会哲学地思考，养成一种以哲学的眼光看待我们自身及周围的一切。对于人类来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既不是智慧的别名，也不是各种智

慧的总汇，而是把智慧作为探究对象。正因如此，由热爱智慧和思考智慧而构成的哲学智慧，就不是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小聪明”和“小智慧”，而是关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及其意义的“大聪明”和“大智慧”。哲学智慧是关于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理解、协调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智慧。哲学的这种“大智慧”，不是既定的知识，不是现成的结论，不是实例的总汇，不是枯燥的条文，而是对人的生存根据和生活信念的前提的永恒追问，是对历史进步尺度和人类活动方式的不断反思，是对真善美的标准的持久考察。哲学智慧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习俗等采取无批判的接受态度，反对人们躺在因循守旧的温床上睡大觉。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创造的智慧。

（二）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 绝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智慧是在人们认识、掌握和解决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并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是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一门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所谓世界观就是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主要是关于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看法，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关于人能否和应该怎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看法。

哲学世界观是“系统化”的。所谓系统化，也就是前后一贯，不自相矛盾，通过一定的概念、范畴体系，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的关于世界最一般问题的看法。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有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在生活中都力图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的世界观往往是不自觉的，缺乏严密的逻辑，更多地体现为一些意见、看法的集合体，这些意见、看法之间又常常是相互矛盾、冲突和抵消的。哲学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世界观。

哲学世界观是“理论化”的。哲学靠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回答关于世界最一般的问题，它具有理论思维的形式，表现为一定的理论形态。哲学在人类认识结构和思想体系中肩负着自己的特殊使命，这就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来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结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其中包括这种关系建构的前提、基础和实现形式。哲学在对象上的总体性特征，决定着哲学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哲学的力量主要是一种理论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哲学思维是具有高度思辨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思维。哲学不是感性的表达，而是理性的反思。

哲学是世界观，说明哲学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它植根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哲学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哲学，都可以学好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又说明哲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下功夫，经过系统地学习，深入地理解和体验，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从而真正掌握它。

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就使它与常识、艺术、宗教等人类掌握世界的其他方式区别开来。

常识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常识就是普通、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人类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经过概括许多共同经验构成了人的常识。这些常识不断地得到经验的验证与充实，成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些信念以不证自明的谚语、格言、箴言等方式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从而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

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常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经验性，常识是哲学智慧的重要材料，但由于常识完全依附于经验，因而，又与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常识是人类必备的知识，又是各种知识的无批判的混合体，包含着一些偏见和谬误。例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谚语，从常识上说，似乎意味着所有人都是要犯错误的；但从哲学上看，这句谚语却内在地肯定了“圣贤无过”，圣贤是不会犯错误的，而这正是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如果说常识是经验的，哲学则是既来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常识是表象思维，哲学则是概念思维；常识是非批判的知识信念，哲学则是批判的智慧。对常识的批判和超越，是哲学产生、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常识的立场出发看待哲学是违反哲学本性的。

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艺术的世界，不是关于世界“是怎样的”知识的世界，也不是关于人“应当怎样的”价值的世界，而是使人的感受更加强烈，生命更富色彩的审美的世界。艺术使个人的感受条理化，使人的情感明朗化，在想像的真实中获得真实的想像。哲学不同于艺术，如果说艺术是人的感性表达，哲学则是人的理性反思。如果说艺术借助于情感的力量给人以感染与震撼，哲学则借助理论思维的力量给人的心灵以宁静与满足。

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关于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有过极为深刻的论述：“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其信仰是靠盲目的、非理性、强制性力量来支撑的，宗教精神是非批判性的。而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则是人类理性的自觉反思，它诚然也给人以信仰，但这种信仰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可以随时接受科学与实践活动的检验和批判的。

（三）哲学是最一般的、普遍的方法

哲学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又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一般的、普遍的方法。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有区别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方法是人们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普遍的方法。

但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又是密切联系着的，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观点，这是世界观；用这样的看法、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的选择和方法论的研究。方法论是世界观在特定对象上的具体运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终究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方法论支持并影响着一定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形成是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定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使命在于描述和解释世界，为人们提供世界观，又在于支配和指导人们的实际活动，为人们提供方法论。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在人类的方法论体系中，哲学与科学是两种最重要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考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揭示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是极其重要的。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既是最密切的，又是最复杂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化，哲学被当作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当时的科学是“在哲学之中”的。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哲学和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和附庸。到了近代，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相继分化出来，获得了独立的长足的发展，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适应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否定了把哲学看作是“科学之科学”的企图，正确地揭示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与科学都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都是对常识思维方式的超越，都具有理论思维的形式。这是二者的共同点。但它们在同实践经验的关系上，相对而言，科学比较直接、具体，哲学比较间接、概括。这是二者的不同点。一方面，哲学依赖于科学，科学进步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吸收、概括科学发展成果，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另一方面，哲学给科学活动提供指导。“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②

科学与哲学的复杂关系还在于当我们把科学理解为正确符合事实、与真理同义时，哲学则既有科学的，又有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对具体科学成果的歪曲的概括和总结，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我们把科学特指具体科学，诸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时，哲学不是科学。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哲学绝对化，借口哲学方法的普遍性，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另一种倾向是，借口科学与哲学的分化，用科学消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

同上书，第 308 页。

哲学，主张“哲学无用论”。实践表明，这两种倾向都既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二、哲学的品格和功能

哲学的特殊对象和性质决定哲学有其特有的品格，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有其独特的功能。

（一）哲学与实践

哲学不是“单纯的思辨”不是“贵族或有闲阶层的奢侈品”，而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哲学依赖于实践。哲学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实践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构成哲学反思的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哲学问题的真正解决以及解决得正确与否，都离不开实践。诚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实践需要哲学。人的实践之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活动目的的设定有两个基本前提：对外部世界的正确把握和对人自身的需要的科学理解。哲学为活动者提供了一个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反映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人们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一般的理论和思维前提。

此外，哲学作为方法论，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人类活动需要方法，不同的活动需要不同的方法。而任何活动，都需要哲学的方法，这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规范和准则。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实践的结果并不总是预期的。人类实践活动的预期目的与现实结果之间的不一致使得对实践结果及整个实践活动过程本身的评价成为必要。哲学以其独特的批判功能对人们的实践产生导向作用，帮助人们揭示活动失误的根源，为人类克服错误、避免失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指明方向。

应该指出的是，强调哲学对实践的最终依赖性，强调哲学要研究实践中蕴含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绝不意味着取消哲学的独立性，要求哲学简单地跟在实践后面，成为迁就“眼前事变”的工具。恰恰相反，哲学之能够对人类的实践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因为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实践的发展，它将实践活动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提炼、过滤和升华，转化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继而以真正的哲学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从直接的、急功近利的要求出发，来理解和从事哲学，无异于向哲学提出它本身并不擅长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既无助于实践，也会最终戕害哲学。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本性和功能时形象地把哲学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认为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中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黄昏时分才悄然起飞。因为，哲学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智慧，它有别于那些不断制造“轰动效应”的行当。在他看来：“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①因此，“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①黑格尔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哲学的品格与功能，而且对于我们学好哲学也大有裨益。

（二）哲学与时代精神

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本质、品格和功能时曾深刻地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

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的表现或反映。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该时代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等等的发展状况，包括该时代的全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内容表现在该时代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及其成果中，反映在该时代各种具体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形态中。

一般说来，时代精神以三种基本方式存在：科学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等；普遍的、具有倾向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反映该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及意义的哲学思想。其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表明：哲学不是超历史、超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说过：“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③哲学所以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从根本上在于，哲学以该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对象和内容，哲学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受到该时代人们的生产状况、交往状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1、120 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序言第 12 页。

况，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当时思维水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摹写。人类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既是出于实践活动的需要，增强实践的自觉性、预见性和有效性，也是出于反思并提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的考虑，通过对时代精神的自觉把握，逐步认清自己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状况，进一步明确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从而增强人自身发展的方向感。每个时代的哲学，既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科学、艺术、道德等）的“普照之光”，又是对该时代的普遍的、具有倾向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论升华。在时代精神的不同存在方式中，哲学最为集中、深刻、强烈地表现了每个时代的精神。哲学通过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不断地追问人类思想和理论的前提，通过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思潮的演化来实现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哲学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存在和发展意义的理解或自我意识。哲学之不可替代，在于人类不能没有关于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的理解或自我意识，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需要通过哲学的方式获得理解 and 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

哲学不仅反映、表征时代精神，更重要的在于它塑造并引导着时代精神。这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重要含义，也是哲学的独特的重要的功能。人类需要哲学，因为人类需要不断地超越当下的实践状况。时代需要哲学，因为时代需要对该时代的常识的、科学的、艺术的、伦理的等诸种精神的自觉的意识。在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中，常识、科学、艺术和伦理文化的剧烈变化，在促进社会变革、人类进步的同时，又可能造成“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和“文明危机”。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问题的新的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

活的时代意义，理性地揭示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三）哲学与文明发展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这是对哲学的本质、品格与功能的又一深刻揭示。

哲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不是哲学家们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中，通过对一定时代的文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集中、概括和提升而形成的，并作为文明的核心和灵魂而存在。哲学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而对文明发展产生推动、引导和矫正的作用。哲学离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同样，文明如果离开了哲学，则是没有灵魂的、盲目的、混乱的。

哲学通过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揭示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揭示每一时代文明的现实性、合理性，为文明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说明。哲学通过揭示文明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文明与文化的矛盾，揭示每一时代文明的社会局限性，揭示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而推动、引导文明向更高的层次、阶段和水平跃升。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表明：哲学必须伴随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哲学是“活”的理论而不应成为僵死的教条。僵死的教条是一种坏的哲学，它不能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不能反映人类文明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的丰富多样性。对时代和文明发展提出的问题无动于衷，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面前手足无措，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文明的灵魂。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还表明：哲学反映时代发展，把握文明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推动文明进步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的，其中，反思与批判是哲学的两种重要特性和作用方式。

（四）哲学反思与批判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

哲学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于，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思考。哲学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考之。“思想”，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对象，就不会有“思想”。哲学反思的对象，往往包含着“思想”与“思想对象”两个方面。而对这两个方面的哲学反思，从本质上说，是揭露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对各种关于“存在”的思想进行反省、检讨和批判。就内容上说，哲学反思不仅关注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而且关注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哲学反思，就是对人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结、概括。这种总结、概括，由于采用了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因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色彩。

哲学反思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追根究底的思考，即对构成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思想前提的不断追问、检讨和批判。这种反思，既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为我性质”，也体现了关于人类的活动状况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从后思索”的特性。哲学反思是一种融沉思与分析为一体的综合思考，在其合理形态上，它是一种辩证思维。

哲学反思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马克思高度评价哲学批判的意义。他在谈到自己与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时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

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①。他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和唯心主义性质之后，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哲学批判不是单纯的消极的否定、破坏，它同时包含着建设和创造，是破与立的统一。哲学批判是实践的批判和理论的批判的统一。实践的批判，是人们实际地改变环境同时又改变人自身的活动过程。实践批判不仅促进了历史上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且是理论批判的基础和动力。理论的批判从实践活动的客观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观出发，科学地再现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现实矛盾，把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以及超前地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作为目的与任务，以此来推动理论以及实践的发展。在哲学批判中，科学地把握实践中的矛盾，正确地提出问题，以及对事物特别是惯常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前提的怀疑精神，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批判就会失去对象而成为盲目的“胡批”、“乱批”；没有勇于怀疑的精神和态度，迷信权威，做习惯思维、习惯势力的奴隶，也就不可能有批判的要求。

哲学批判是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贯穿着批判者及其哲学本身的自我批判。哲学的自我批判内在要求批判者敢于正视并勇于克服旧环境、旧传统给自己造成的局限性。任何哲学既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不可能不带有形成它的那个时代的局限。真正有生命力的伟大的哲学，恰恰在于它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局限，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将对这种局限的反思、批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本质的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并且由于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不同的哲学派别与哲学形态。

（一）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还指出“思维对存在 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①。

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因为哲学是为了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是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按照恩格斯的论述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 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或者说，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对待这方面问题的哲学回答，通常被称为关于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它在哲学史上属于所谓本体论的内容，是一切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规定着其他一切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恩格斯把这方面问题的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惟一标准，明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①。

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②。这一方面所涉及的是世界是否可知，人的思维能不能反映以及怎样正确反映现实的问题。通常，这被认为属于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从哲学史上看，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认识论上，他们属于可知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们在认识论上属于不可知论或怀疑论，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和德国哲学家康德是其中的代表。

应当指出，就哲学基本问题所涉及的两方面，即本体论意义的方面与认识论意义的方面的关系而言，认识论是以本体论为前提和出发点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人的认识实际发生过程来说，都只有回答了本体论的问题才能回答认识论的问题。即使那些理论上否认本体论的哲学家，在他们解决认识论问题的基本倾向和态度中，也总是包含着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对本体论的不同回答，决定了认识论的不同性质。

当然，说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绝不意味着认识论不重要。事实上，离开人的认识活动，本体论的问题就不会作为问题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同上书，第225页。